

你们知道吗？世间最大的悬疑，就在儿女的眼眸间，在亲情之中。
人心最深的恐惧，最强烈的渴望相互撕扯，让人释放所有压抑和假装的坚强。

我有一个孤独

[美] 希瑟·古登考夫 著

王国平 译

THE
WEIGHT

THE
WEIGHT
OF
SILENCE

我有一个孤独

[美] 希瑟·古登考夫 著
王 国 平 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一个孤独/(美)希瑟·古登考夫著;王国平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354-5907-7

I.①我… II.①古…②王… III.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2785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7-2012-012

THE WEIGHT OF SILENCE

Copyright: ©2009 BY HEATHER GUDENKAUF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BEIJING MEDIATIME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监制:崔佳 宋强
策划:冯雪雪

责任编辑:刘舒谊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 027-87679300)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电话: 010-8367023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版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5 千字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7679308 87679310)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弥尔顿和帕特里霞·史密达

有你们为我们撑起一个家，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懂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布里安·安德里亚斯

凯莉

凯莉在床上翻了个身。爱荷华八月天的早晨，卧室里空气浑浊、热浪袭人。几个小时前，她就蹬掉了白绒线床单和被子，此刻，粉红的棉睡衣团在她的腰际。纱窗开着，却没有风进来。月儿低垂，乳白色的月光懒洋洋地洒在地板上，犹如一盏朦胧的灯笼。她醒了，听到楼下的响动，朦朦胧胧地知道那是父亲在收拾钓鱼的行装。他的脚步沉稳有力，这与母亲的轻快和本的迟疑截然不同。她只觉得膀胱胀得厉害，索性在乱作一团的床单和绒毛玩具中坐起身，压紧双腿，尽量克制着尿意。家里只有一个卫生间，粉红的瓷砖，一个破旧的白瓷浴缸占了一半的空间。凯莉可不想爬下吱吱嘎嘎的楼梯，从父亲喝着苦咖啡、收拾渔具的厨房门口经过。这时，凯莉的膀胱胀得愈发厉害，她换了个姿势，尽量去想别的事情，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即将到来的二年级用的一堆文具上：颜色鲜艳、还没有削过的长铅笔；硬边长文件夹；光滑、带着橡胶味的橡皮；一盒六十四色的蜡笔（用品单上说二十四色，但妈妈说不够）；四本颜色各异的活页笔记本。

对凯莉来说，学校一直是个欢乐和痛苦交织的地方。她喜欢学校的气息，旧书和粉笔散发出的尘土味。她喜欢听去车站的路上，新鞋子踩在落叶上清脆的咔嚓声，她爱自己的老师，每一个老师她都喜欢。不过，凯莉知道，校长、心理医生、语言医生、特教和任课老师、行为障碍辅导老师以及义工等人会聚在学校的会议室里谈论自己。为什么凯莉不说话？凯莉知道，他们有许多词汇来描述自己——智障、孤独症、逆反、选择性沉默。其实，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甚至能看懂高年级的课本。

上幼儿园的时候，门罗小姐认为凯莉不过是害羞，门罗小姐是她的第一任老师，漂亮、精力充沛，一头褐色的直发和浑厚的女低音，让人想不到她竟是个姐妹会女生。直到凯莉上幼儿园那年的十二月份，凯莉的名字才出现在问题解决教育小组的名单里。在一周内给凯莉换了两双干净袜子、内衣和内裤后，校医怀特夫人才从凯莉频繁去医务室中看出了叫人不安的苗头。

“凯莉，你告诉过别人你要去洗手间了吗？”怀特夫人和蔼轻声地问。

凯莉一声不吭，像往常一样睁着一双大眼睛愣愣地看着她。

“去吧，去洗手间把衣服给换了。”怀特夫人说，“好好洗干净了。”她翻开那本记录着每个来医务室孩子的笔记，用小字密密麻麻、详细地记录了每个孩子的症状：嗓子发炎、肚子疼、划伤、蜜蜂蜇伤，等等。自从8月29日开学以来，凯莉的名字出现了九次。

“米歇尔，这是本学期开学以来，凯莉在洗手间尿的第九次裤子。”怀特夫人顿了顿，等着门罗小姐回应。门罗小姐没吭声。“别的孩子上洗手间，她也去吗？”

“我不知道呀，”门罗小姐的声音从门缝里传进来的时候，凯莉正在脱她尿湿了的裤子，“我也不是很清楚。她有有的是机会去……再说她随时都可以去呀。”

“那好吧，我这就给她妈妈打个电话，让她带凯莉去医院查查，看看到底是膀胱感染，还是别的什么问题。”怀特夫人的稳重、干练一向无人怀疑，“另外，她什么时候想去洗手间，你让她去好了，就是她不想去，你也要叫她去。”

“好吧，不过她随时都可以跟我说要上洗手间的。”门罗小姐转身退了出去。

凯莉默默地从医务室的洗手间走了出来，一条干净的粉红色裤子长及脚踝，鼓鼓囊囊地拖在屁股后面。凯莉一手拿着一只装着尿湿了的草莓松饼色内裤、牛仔裤、袜子和粉白相间的网球鞋的塑料袋，另一只手的食指漫不经心地卷着栗色的头发。

怀特夫人弯下腰，看着凯莉的眼睛问：“你还有运动鞋换吗，凯莉？”

凯莉垂头看着脚，脚上一双学校发的运动袜又脏又破，露出了粉红的大脚趾，和头天晚上妈妈为她涂的珍珠似的大红脚趾甲。

“凯莉，”怀特夫人又问了一遍，“你还有运动鞋换吗？”

凯莉撅起抿得紧紧的薄嘴唇，看着怀特夫人，点了点头。

“那就好，凯莉，”怀特夫人和蔼地说，“去把鞋子换上，把袋子放书包里。我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你别怕，你不是不乖。这学期我发现你尿了好几回裤子。我只不过想让她知道这事儿，好不好？”

怀特夫人仔细瞅了瞅凯莉被寒风吹得通红的小脸。这时，凯莉的眼光落到了医务室雪白的墙上那幅视力表和渐次变小的字母上。

问题解决教育小组会诊和查看了凯莉的化验单后发现，她身体上没有任何问题。又经过数次的讨论和争辩，几周后，小组一致决定教她认洗手间和其他一些关键词语的美式手语符号，每周接受一次，耐心地等待凯莉开口说话。他们仍然在等。

凯莉爬下自己的小床，小心翼翼地一样一样拿出新文具，按新学期第一天在教室的新课桌上的次序，在小松木桌上排着。大的摆下面，小的排上面，铅笔和钢笔整齐地码在新买的绿铅笔盒里。

尿憋得发痛，她本想在桌旁的白垃圾篓里尿了，但她知道，她最终还是要倒掉，还免不了被妈妈和本发现了。要是妈妈发现她尿在垃圾篓里，肯定会认为她脑子出了什么毛病，不知要急成什么样呢。接下来肯定是没有完没了的“有没有”或“是不是”之类的问题。是不是卫生间里有人，你等不及了？你是不是在和佩特拉玩游戏？凯莉，你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呀？她还想过从二楼的窗户爬到开着手掌般大的白月亮花的花架上。同样，她也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会开纱窗，再说要是爬到一半给逮着了，妈妈肯定会把窗户给钉得死死的，凯莉可是喜欢晚上开着窗户的。烟雨蒙蒙的夜晚，凯莉会将鼻子贴在纱窗上，去闻被雨水滋润后的灰蒙蒙、晒焦了的小草的味道，听任雨滴打在脸颊上的感觉。凯莉不想让爸爸听见她下楼去洗手间，更不想要妈妈担心。

凯莉轻手轻脚地打开房门，四下里望了望。然后蹑手蹑脚地出了门，来到窄窄的走廊上，走廊里光线昏暗，空气浑浊沉闷。本的卧室和凯莉的对门儿，和她的卧室一般大小，有一扇正对后院和柳林的窗户。和父母的一样，本的房门紧紧地关着。凯莉在楼梯口停了下来，竖起耳朵听了听父亲的动静。楼下静悄悄的，说不定他早已出门去购

鱼了。凯莉真希望父亲这会儿在和朋友罗杰去钓鱼的路上。他们要去的地方在本县的最东边，沿密西西比河约八十英里。罗杰早上过来捎上他，然后在那儿待上三天。凯莉突然觉得一阵的愧疚，不该盼着父亲走开，不过，家里剩下他们三个人，日子会清静许多。

每天早上，坐在厨房里的爸爸，脾气都变幻莫测。逢着他高兴，他会把凯莉抱在腿上，拿硬邦邦的红胡子扎她的脸，逗得她咯咯发笑。他会为妈妈送上一个吻，为她端上一杯咖啡，他还会带本一道去镇上。在这样的日子里，爸爸的话会滔滔不绝，声音欢快、慈祥。有时候，他则双手抱头，坐在划痕累累的餐桌旁，空啤酒罐扔得水槽和复合台板上到处都是。这种时候，凯莉会轻手轻脚地穿过厨房，轻轻地带上纱门，一路跑到柳溪，顺着小溪漫无目的地瞎逛或者爬上低垂的树枝。凯莉偶尔也会回到家附近，看看父亲的卡车还在不在。如果卡车开走了，凯莉就回家，这时厨房里的啤酒罐和父亲发酒疯后的乌烟瘴气已收拾干净。如果卡车还在，凯莉就又折回林子里，一直玩到饥饿难耐或是热得受不了才回家。

楼下静悄悄的，想是爸爸不在家，凯莉的胆子也大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四级吱吱嘎嘎的楼梯。厨房顶上的灯发出阴森森的光，洒在楼梯底端的台阶上。只消两大步，她就能跨过厨房门口，来到卫生间。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凯莉勾起脚尖，脚掌紧紧地贴着硬邦邦的楼梯，然后将睡衣擦过膝盖，好将步子跨得大一点。她跨了一步，探头探脑地瞄了一眼厨房。再一步，她越过了厨房，手握着卫生间冰凉的铁把手拧了起来。

“凯莉！”门外传来父亲沙哑的声音。凯莉顿时愣住了。“凯莉！到外面来！”

凯莉的手从门把手上滑了下来，转过身循着低沉的声音望去。厨房里一个人都没有，纱门却开着，清晨的雾霭中隐约可见父亲肩膀宽厚的轮廓。爸爸坐在门外最下一级水泥台阶上，烟雾混着咖啡热腾腾的雾气在他头顶盘旋。

“出来吧，凯莉丫头。这么早起来干什么？”他问得也还算和蔼。凯莉小心翼翼地推开纱门，免得门撞到了他的背；她从门缝里挤了出去，站在父亲的身边。“你怎么起来了，凯莉，又做噩梦了？”格里夫抬头看着她，关切地问。她摇了摇头，接着做了一个上卫生间的手势，但尿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是什么意思？你没听见我的话吗？”他大笑着，“你大点声好不好。哦，对了，我忘了你不会说话了。”他随即露出了一脸的不屑。“你只会打手语。”他猛地站起身，比手画脚，怪模怪样地学着凯莉，“难道你就不能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说话，非得像个白痴一样，一声不吭！”格里夫的声音越说越高。

凯莉垂头看着脚下，十几个踩扁了的啤酒罐东一个西一个地扔在地上，随即又有一股憋不住的尿意。她抬头望了望母亲卧室的窗户，窗帘一动不动地垂着，看不见妈妈宽慰的脸庞。

“哼，不会说话是吗？扯他娘的蛋！我明明记得你从前会说话来着。你不是常‘爸爸，爸爸’地叫吗，特别是你想要什么的时候。现在倒好，成了个白痴。说不定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种。你那双眼睛跟副警长真他妈的像。”他弯下腰，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她，吓得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远处传来一阵轮胎轧在砂石路上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来的是罗杰。罗杰的四驱卡车一路狂奔，在两人的身边停了下来。

“嗨，两位，早上好。你好呀，凯莉小姐！”罗杰用下巴亲了亲凯莉，眼睛却不看她，也没有指望她答话。“你都准备好了，格里夫？”

罗杰·霍根是格里夫高中时的同窗好友，矮矮胖胖的，便便的大腹盖过了裤腰。罗杰是镇上一家肉联厂的领班，每次从流水线上下班来他家，都要劝他别再去大老远的地方打工了，还是回来的好。他可以在厂里替格里夫说个情，谋份差事。“咱俩又能跟从前一样了。”他会添上一句。

“早上好，罗杰。”格里夫朗声应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你先去吧，罗杰。凯莉做了个噩梦。我要陪她坐会儿，等她好些了，然后看着她上床睡觉。”

“噢，格里夫，”罗杰一脸的不悦，“她妈妈不能来陪啊？咱俩为这事儿都准备好几个月了？”

“那可不行。女儿要的是爸爸，你说呢，凯莉？她要的是一个帮她渡过难关的爸爸。哪里有难，哪里就有爸爸，你说呢，罗杰？所以凯莉要跟老爸待一会儿，不管她想不想。不过你是想的，你说呢，凯莉？”

父亲每提一次爸爸这两个字，凯莉的胃就一阵地痉挛。她真想冲进屋里，去叫醒母亲，不过，每次酒后恶声恶气地对凯莉，格里夫从来都没有真的要伤害她。本这么说，妈妈也这么看。但凯莉可不这么想。

“我把行李放你的车上，罗杰，我们下午在小木屋见就行了。今晚我们要好好钓他一回鱼，我顺路再多买些啤酒。”格里夫抓起旅行包，一把扔进了汽车的后箱。却将渔具、鱼竿和滑轮小心翼翼地搁在车座上。“罗杰，咱们回见。”

“好嘞，回见。你确信你认识路？”

“认识，认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我能找到那儿去。你先准备去吧。要不然，当心我抽你的屁股。”

“那咱们走着瞧！”罗杰狂笑着走开了。

格里夫转身回到了凯莉身边，尽管天很热，凯莉双手却紧紧地抱住胸口。

“来吧，凯莉，要不要爸爸来陪陪你？副警长家离这儿不远，对不对？穿过那片树林就能到，嗯？”说着，父亲抓起她的胳膊，拖着她向林子走去，这时，她失禁了，尿液顺着大腿流了下来。

佩特拉

我又睡不着了。天真热，项链都粘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坐在地板上，电扇扇出的阵阵凉风吹在脸上，舒服极了。我轻轻地对风扇说着话，能听得到它吹回来低低的嗡嗡声。我说：“我是佩特拉，全世界的公主。”这时候，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响动，那一刻，我很害怕，真想去叫醒妈妈和爸爸。我手脚并用地爬过地毯，地毯磨得膝盖难受极了。我偷偷地瞄了眼窗外，窗外黑漆漆的，只见有个高大可怕的人抬头望着我。接着，我又看见他身边站了个矮小的身影。啊，这回我不怕了。我认识他们。“等等，我马上下来！”我这么想着。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该下去，不过，有个大人在下面。如果有个大人在的话，爸爸妈妈是不会冲我发脾气的。我匆匆套上网球鞋，偷偷地溜出了卧室。我只是去问个好，然后赶紧回来。

凯莉

凯莉和父亲走了很长一段路，不过凯莉认识这里，知道他们已经出了藤蔓横生的树林，正走在乞丐岩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路两边的蕨草和灯芯草丛中，开满了粉红的花骨朵，凯莉经常见皮滑毛亮的马儿驮着主人优雅地穿过树林。凯莉真希望有一匹棕色的牦马或者阿巴鲁萨黑斑马从林子里窜出来，吓父亲一跳，让他清醒过来。可惜今天是星期四，这个星期以来，凯莉差不多都没见过有人从自家附近的这条小路上经过。遇到一个护林人的机会可以说微乎其微，再说护林人要管的地盘足有三十多平方英里。凯莉知道，这只能靠她自己，免得父亲拖着她在林子里乱转。她发现，这条路并不通向路易斯副警长家。凯莉说不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说是坏事，是因为父亲不肯罢休，会一直找下去，在满是石头、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这么久，凯莉光着的小脚划得伤痕累累。说是好事，是因为要是到了路易斯副警长的家，父亲肯定会说一些不可原谅的话，然后路易斯会小声镇定地安慰他，按着打电话给妈妈。他妻子则抱着膀子站在他身后，眼睛时不时地四下张望，看是不是有人在看这出洋相。

父亲脸色苍白，白得像开春和妈妈在树林里散步时，妈妈摘给她的雪白的血根花，他一头红发像血根草折断后流出的汁水。他不时地被露出地面的树根绊得踉踉跄跄，但手却始终紧紧地抓着凯莉的胳膊，嘴里气喘吁吁、念念有词。凯莉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有机会，她就挣开他的手，跑回家去找妈妈。

他们来到了一个叫柳林的地方。这地方紧邻柳溪，七棵垂柳整齐地排成了一个半圆。传说这七棵柳树是一位法国移民所栽，这位法国移民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好友，几棵柳树是那位伟大的将军送给他的礼物，婀娜多姿的柳树一直是他的心爱之物。

安东尼娅是那种能和孩子一起爬树，坐在树枝上给他们讲曾祖父19世纪初从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到美国来的故事的母亲。她会包上一包花生酱三明治，带着三个人的午餐，沿着柳溪去郊游。她会带着他们踩着溪中长满青苔、滑溜溜的石头渡过小溪。将旧毛毯铺在低垂的柳树下，然后三人钻进帐幔一样的柳条中。这时，柳树仿佛成了荒岛上的一座草棚；本那时还有时间陪他们闹，他常常扮作一个勇敢的水手；而凯莉是他的大副；安东尼娅则扮作追赶他俩的海盗，操着一口蹩脚的伦敦腔喊道：“你们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还不快快给我束手就擒，要不然我就把你们扔到海里去。”

“你休想！”本向她吼道，“想叫我们投降，你还不如把我们扔海里去喂鲨鱼，你这个狗海盗！”

“那就休要怪我了！你们就等着喂鱼吧！”安东尼娅挥着棍子，咆哮道。

“凯莉，快跑！”本尖声喊着，凯莉乖乖地跟着他跑了开去。她修长白皙的腿上，满是爬树、翻篱笆留下的伤疤。凯莉会一直跑到安东

尼娅追上来，弯下腰捧着她的双膝。

“好了，好了，停战！”安东尼娅气喘吁吁地央求他们。然后三个人一块儿钻到柳树下，喝着汽水，等着风吹干脖子上的汗水。这种时候，安东尼娅常常会开怀大笑，笑得毫无顾忌。她闭上眼睛、扬起头，眼角稍稍露出岁月和失意留下的鱼尾纹。安东尼娅只要一笑，周围的人都会受到她的感染，跟着她笑起来，只有凯莉是个例外。凯莉好久没笑过了。如今她只会抿着嘴，浅浅地一笑，再也听不到她从前无拘无束、银铃般的笑声，尽管她也知道，妈妈对这一声笑等得望眼欲穿。

安东尼娅是那种星期天的午餐让你吃麦片粥、早餐吃比萨的母亲。逢着哪天晚上下起了小雨，她还会宣布这是个游乐晚会，然后操一口法国腔欢迎你到汤尼美容院来。她会在旧浴缸里放满温暖、散发着茉莉花香味的泡沫，等用大号的白毛巾给你擦干身子后，为你涂个俏皮的红趾甲，再不就是用摩丝和发胶将你的头弄得像个刺猬。

格里夫则不然，他是能将百威啤酒当早餐，然后醉醺醺地拖着七岁的女儿满林子跑，去寻找他所谓的真相的父亲。这会儿，太阳慢慢升上了天空，格里夫带着凯莉来到了柳树林，坐在其中的一棵柳树下歇脚。

马丁

菲尔达的脸贴着我的背，胳膊抱着我日渐发福的肚子。天太热，这种睡法实在让人受不了，不过我没推开她。就算是在地狱里，我也不能扔下菲尔达不管。婚后十四年来，我们只有过两次小别，但都如隔三秋，叫人寂寞难耐。第二次分别，我也就不想多说了。第一次是结婚后的第九个月，我去参加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场经济学研讨会。记得我躺在坑坑洼洼的床上，盖着硬邦邦、扎人的被子，满脑子想的都是菲尔达。身边少了她，睡觉时没有她的胳膊漫不经心地搁在身上，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就如同一片落叶，在风中漫无目的地飘荡。寂寞的漫漫长夜之后，我当即退出了会议，匆匆地赶回了家。

虽说菲尔达笑我恋家，但我知道她暗地里是高兴的。我是到老来走了桃花运，娶了这个十八岁的俏佳人。那年我四十二岁，一头扑在工作上，是圣吉利学院的一名经济学教授。这是柳溪的一所私立学院，有一千两百名学生。她可不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关于这事儿，有不少人半真半假地问起过我。我遇着菲尔达·穆林的时候，她还是自家开的咖啡店里的一名服务员。每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喜欢在这家叫穆林